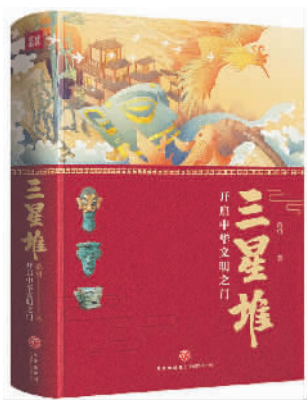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推荐

文明与艺术根植于经验



《三星堆：开启中华文明之门》
范勇 著 天地出版社

本书结合近年来的研究,以出土的青铜面具、人像、神树和玉琮、玉璋及黄金面具等实物为依托,系统描述了古蜀文明三星堆的全貌,并对三星堆文化中的大量未解之谜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,揭示了三星堆独具的文化价值、历史价值以及现实价值。

《忧虑：一段文学与文化史》
[美]弗朗西斯·奥戈尔曼 著
张雪莹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融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视域,剖析了“忧虑”这一内在经验,揭示了为何忧虑注定与我们如影随形,以至成为“时代的疾病”。作者还讨论了忧虑对于个人乃至社会的独特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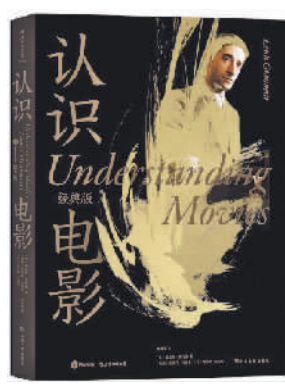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朱雀》
葛亮 著 译林出版社

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祖父的故乡南京留学,在夫子庙一间古董店邂逅神秘女子程因。故事由此回溯至1923年……作者以“外来者”的目光,张看民国往事、中日战争,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与新千年前夕的气象,叙述古都里三个世代的家族命运。

《认识电影》
[意]路易斯·贾内梯 著
焦雄屏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本书中是电影入门经典之作,围绕电影制作的核心要素,逐项解析了电影复杂的语言系统及要素。书中提及的影片包罗万象,组成了一道全球电影人的经验光谱,作者独到的见解,呈现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电影世界。



阳光世界的孩子

徐德霞

长篇儿童小说《阳光世界》取材于中缅边境一个多民族居住地的生活。小主人公拉祜族男孩阿而结识了来自缅甸的女孩婉吉,自此开启了以两个孩子交往为主线的故事。

“阳光世界”一语双关,既是孩子们生活中的阳光世界,又暗指孩子们纯洁美丽的心灵世界。作者是拉祜族,深谙当地风情,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仿佛信手拈来,既写足了边塞小镇生活的独特性,又质朴而不失雅致。

另外,作品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边界,把一个单纯的儿童故事引向社会生活,揭示了该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内在精神气质。当阿而和父亲在林子中邂逅野象以后,面对这个庞然大物,恐惧但不失态,终于化险为夷。后来阿而救助了一头小象,并与小象结下生死之谊。这是面对自然危机时的态度。生活并非一路阳光,作者设计了多重磨难,让苦难与温暖相映衬、乐观精神与艰难生活相照应。

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独特气质就是善良宽厚的大爱精神。作品中的二奶奶着笔不多,但非常感人。她从缅甸远嫁中国,多年来已经在本地扎根散叶,但故乡之情始终难以割舍。当得知婉吉的遭遇之后,她义无反顾地收留了婉吉。几年后婉吉的亲姨寻来,执意要把婉吉带回仰光外婆身边时,二奶奶无论心中多么不舍,也力劝婉吉回国。一个重情重义又深明大义的女子形象一下子就立了起来。

至于小主人公阿而,更是心地纯洁善良,面对欺负婉吉的黑皮,不畏强暴,勇敢上前。甚至在隔河相望,看到婉吉被人欺负时,也不顾一切地渡过界河……

总之,《阳光世界》内涵深厚,同时又是一部典型的“边疆文学”,民族性格以及别致的美学精神浑然一体。

牛津《技术史》问世

本报讯 由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查尔斯·辛格等主编的《技术史》,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技术与社会发展通史,涵盖远古至20世纪中叶人类技术的历程,全书共8卷(第8卷为索引)700余万字,拥有3000余幅照片和专门绘制的插图,是权威性的技术史类图书。

本部书译者均为技术史领域的顶尖专家,先由译者进行专业审读,在各卷编辑工作进入尾声进行跨卷统一时,再由编译委员会未参与翻译工作的专家进行审读,确保跨卷统一时翻译的准确。另外,还请外语专业译者带回译文进行了校译。

编者首先准备好了英文原书的相关资料——1~7卷可检索的英文图书电子版。第二,人名、地名、术语的核查资料齐备,非约定俗成的人名、地名按照《辞海》《大百科全书》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顺序,确定译名。若以上都查不到,则按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的《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》翻译人名,按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《外国地名译名手册》(中型本)翻译地名。(邢璐)

时代列车

《寻隐者不遇》之前的小说集是《我的叔叔李海》,除了同名作品外,还有《玲珑塔》《曾经云落伞盖》《士别十年》。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对尹学芸的“认识”始于发表于《收获》2015年第4期的《玲珑塔》,之后,尹学芸的多部中篇小说开始在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上发表。

程永新最喜欢的是《士别十年》,写的是办公室主任郭缨子在单位10年间的变化,其间她认识到当年在民俗研究所热爱谈诗歌的上级是在用文学“笼络”她,而给她爆料的前同事陈丹果自杀了。“小说处理得委婉且巧妙,这个女孩子碰到了什么事情,给读者留了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程永新称,尹学芸的作品很节制,通过暗示、隐喻,把一个小基层文化单位的生态暗示出来。

被多家刊物退稿的《曾经云落伞盖》最后在《收获》刊发,讲述的是“我”曾经是报告文学的作者,现在作为挂职镇长,前去劝说钉子户朱玉兰。

朱玉兰曾经当过劳模,后来变成了拆迁钉子户。一段时间里,尹学芸一直在留意这样的人,“这群人可以说是被时代抛下的人,时代列车从他们身边经过,他们上不了这辆车,但总能听见隆隆的车响。这让人很难过。”不掩饰对小说中人物的感情,“我当时想,要是不能发我就私藏了。对朱玉兰这类人物及其遭际的情感超越了同情,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大人物。”

大人物其实是生活中的“小人物”,尹学芸在作品中反复书写,像是一种执念。“我愿意沉下心来,细细品味岁月风尘中的凡人过往,在生活的缝隙捕捉有意义、有意思的人和事。”

小人物并不真的“小”。



小城的24小时书店

足这样的“前卫”领域,意义几何呢?

虽然空调让室内清爽宜人,但夏夜“进店的人并不多”。一名店员回应说。有意味的是,拥趸的笔墨却贴满了“留言墙”。一名在店里研读高等数学的教姓女士也表示,非常认可“24小时”:氛围好,读书效率高,很喜欢,“假期我会一直来。”她对记者说。

就像遵义站“红沙发”系列访谈开篇所指,作为“全民阅读示范城市”,不仅要理念先行,还须勇于开拓。

传播阅读观念,营造阅读氛围。不急于“繁荣”,小城市的“24小时书店”,意义深远——希望它更上层楼。

本报记者 欧阳 摄影报道

6月21日,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旗下“红沙发”系列访谈活动,在贵州遵义的“1935新华书店”拉开帷幕,此次活动是“追寻光辉足迹”主题阅读活动的第二站。

走进这间书店,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,虽然占地面积不大,但书店却充盈着现代的气息,除了店内朴实的装饰外,中部主要区域图书陈列的风格和两边相邻大玻璃窗的舒适阅读区,都使人仿佛置身于现代化都市书店,与众多都市书店一样,“阅读伴侣”——茶饮和咖啡没有缺席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书店的“标签”:24小时书店。众所周知,即使是在繁华都市,“24小时书店”的步履并不顺畅,一座内地小城涉

高谈阔论

阅读是弥合差距的途径

冷养素

最近两月,笔者跟随“书香中国万里行”活动的行迹,探访了中部地区的几所小学,其中包括昔日贫困县县城内的小学。这些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重视阅读,由之也绵延出来一个类同的现象:进步有目共睹。

这让我很是感怀。一般而言,远离一线大城市的内地学校,撇开大城市不论,即便是同东部发达地区的三四线城市相比,虽然已经可以受益于网络即时通联的便利,但在硬件设施和文化氛围,以及软实力——比如师资——等方面,不夸张地说,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

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,意欲在不长的时间里弥合相互间的差距,可以说是困难重重。试想,就算是在资金缺口可以及时弥补的前提下,可见的改善,通常也仅仅是体现在教学硬件上,而在软环境范畴,比如城市的综合文化环境,和师资这个最关键的环节,内地(偏远地区)几乎不可能与发达区域相比。

然而,在探寻之旅中,笔者见证了可以说是“奇迹”的可行性实践:这就是锚定在阅读基石上努力。

不错,无需回避明摆在那里的差距,我们内地小城市(县)的教师,无法比肩大城

小人物并不真的“小”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尹学芸住在天津蓟州区,当地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,闲时她经常一个人开车沿着湖边转。人工湖沿线原本有十几个村庄,后来因为引水工程都搬了出来,经复耕复垦栽种上了树木花草。

某年残春的一天,尹学芸在路边不远处遇到一个荒废的园子,“很是吃惊,走了若干年,居然还有自己没发现的地方”。进园一看,古树凌乱、一片凋零,不由得伤感,忍不住去想去想它繁华盛景时的样子,还有一个八角亭,用行书写着“望湖楼”。

此后在创作的间隙,她都会再去看一看场景,感受一下细节。那个荒废的园子,那个“望湖楼”,像是引子反复出现在小说中,写成不同的篇目收在同一个集子,取名《寻隐者不遇》。集子中的篇章都是尹学芸淘洗生活所得,从乡村到城市,从工人到基层官员,世事变迁,人情沉浮,书写着人性的幽明,疏离与和解。

生活逻辑

《望湖楼》是一个酒局故事。一个大雪天,离任的陶大年接到同学贺三革请客的电话,感谢他在位时曾经的帮忙。陶大年邀了一群朋友出席,地点定在别墅式奢华饭庄“望湖楼”。贺三革只是电线杆厂普通的退休工人,这顿饭

神光中的大河之治

——读《黄河简史》

胡艳丽

当西方的诺亚方舟漂荡之时,在东方,大禹正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,开启大河之治。

杨明以神话加斑驳的历史故事开篇,将黄河奔涌恣肆的历史与中国的传说、文化、历史糅杂在一起,引领读者重回大河“源头”。

《黄河简史》以黄河五次大改道为轴,串联历代黄河治理及与之休戚相关的治河人物及帝王将相,还有历史的小丑。在充满人文情趣的笔下,纷繁复杂的黄河史逐波涌来,浩渺又喧嚣、深情又洪阔,时而令人为治河良臣的不幸遭遇而扼腕,时而为帝王的不争而愤怒。

禹之治河,天马行空的神话令今人难以分清何为真实、何为梦幻,但禹河故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仍有迹可循。禹肇路蓝缕以启山林,形成的禹河故道,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。随着泥沙不断淤积,春秋时期黄河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大改道,向东南平移了100公里。

秦一统天下,除了修万里长城之外,还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长堤,此举一度缚住了桀骜不驯的大河,在秦的兴衰及大汉初兴之时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不要以为治理黄河仅仅是人与自然的抗争。当人类活动足以影响自然活动,当政治因素影响了当政者的决策,黄河治与不治,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水利问题。汉武帝因当权舅舅的私心,而一再貽误治河之机,导致黄河泛滥多年,直至舅舅死后,才下定决心治河并亲自参加堵口。

在社会的平稳期,大河治理成为官员宦海沉浮的杠杆,有人借治河谋利,有人因治河含冤,有人平步青云。一旦遇到战乱,大河治理便与战争搅到一起。

作者将数千年治河故事娓娓道来,纵横勾连,经纬交错,涛声、风声与人声声声相和。时光流转,故事成了时光的波纹,黄河自顾滔滔。

民国之时,一位愤怒的青年,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,匆匆从德国赶回国内。可当他回来,战事已停,他扑了个空。当他再次归来时,已学得一身水利知识,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李仪祉。他先创办水利专科学校,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,后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,提出了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——上、中、下游统一治理,并首次提出治黄河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。

书中从大禹治水、王景开安流千年传奇,再到李仪祉的大河之治,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治理如数家珍,其中有叹息、激赞、怜恤,也不乏愤怒和调侃。

俱往矣,今天的黄河治理,还要看这一代的风流人物。

《黄河简史》可谓精彩纷呈,多少帝王逸事、名臣风采、市井百态,以及近现代的家国荣辱尽在其中。掩卷回首,华夏人治河的风采,都浓缩成了大禹举起的开山巨斧,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。



《花卉》轴(局部)
邹桂【清】

络因供图